



果洛笔记(一)

唐蕃古道的绝响

徐剑

还有汧梁城下涛声，而更多的则是倚门而望的母亲妻儿。

胡不归去兮？他去了远方，22次入青藏高原。那天清晨，他坐的车驰向一个岔路口，往西驶往柴达木盆地，往南驶向唐蕃古道。他倚在车后背上，昨晚失眠，一夜睡不着，天亮了才入睡，又被叫早。困了，铁马冰河入梦来。

岔路向西，时光之河倒淌至1911年夏末。清军最后一个管带陈渠珍带着藏女西原及5个衣衫褴褛的兵丁、藏娃，向着日月山走来。大清帝国覆灭时，157名官兵从波密而来，经嘉黎、黑河、安多，越唐拉雅秀。带路的是当年八九岁从青海来拉萨学佛的喇嘛，他告诉陈渠珍，走40天回故乡，却走了整整8个月，粮草耗尽，马匹牦牛全部吃光。150个湖湘子弟、滇黔儿男倒在了可可西里。终于到了削天岗(昆仑山)，下到柴达木盆地，一队大清士卒剩下5个人，入湟源藏家寺庙出家做了和尚，念经、敲木鱼超度汉家男儿。唯独剩下管带和他的西藏娇娘西原中秋在丹噶尔城过的，红烛相对泪眼、举杯邀月亮，是昆仑月吧，还是牺牲官兵的眼睛在天上，看着管带，看着中原故土。一如他在西藏吉隆县达曼人村后边看到的清军荒冢，头枕青山，永向东方内地。然而，陈渠珍与西原的爱情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那年冬天走进长安，西原却染上了天花，香消玉殒。陈渠珍无钱埋葬藏族妻子，欲哭无泪，最后找到湖南会馆，借了点钱，才将爱妻葬于大雁塔下。西藏的女儿魂殇长安，与帝国的公主薨于逻些(拉萨旧称)一样美丽与凄惨。

一梦将醒，时间的倒淌河流过百年、千年，向南看，前方共和县就是唐蕃古道的正道。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和亲，在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从长安城出发，沿唐蕃古道迤迤而来。推着佛陀12岁等身像，后边跟着一大群大唐工匠，朝着青藏高原一路向南，一走就是两载。前方是花石峡，是黄河源，是玛多，是紫山(巴颜喀拉)，是鄂陵湖，一代赞普松带着迎亲仪仗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望穿秋水。

那个上午，太阳高照，共和县蓝光闪烁，胜却青藏天空的哈达蓝，烟岚浮冉。他听到巴颜喀拉和阿尼玛卿的心跳，大汉与藏民族和谐的脉动。唯见水袖空抛，锅庄舞脚步踉跄，中原祈雨的鼓点时断时续。经过大唐文明春风雨润，还有梵呗嘹亮，长号归化过的苍生，杀戮化作虔诚，高原守望，成为一种初心和执念，一种生活方式？！他问天问地，亦问自己。车至前方，与那片蓝色的海相近将近，他终于看清了，那是共和县境内连绵不绝的光伏基地的采光板啊。

爱如电，兄弟情，雪域高原上，汉族与藏族，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回族、夏尔巴人、达曼人，就像红石榴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万年如斯，千载如斯，百年依然。

冷泉将远，切吉草原沿时光之河倒淌过74年，何处传来了驼铃声，一路逶迤而来，两万多头驼队从兰州城、西宁城连绵成一道长长的城。他遽尔醒了，看一位将军屹立在巴颜喀拉和昆仑山上唱大风，身后是长长的驼队。他就是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青藏公路未开通前，慕生忠带着数千个牵骆驼，赶着两万多头骆驼，照来攘往地行走在唐蕃古道上。可是从内蒙古和西北买来的骆驼适应不了青藏高原的海拔，死亡率极高，几乎隔几公里倒下一头骆驼，很快被荒原狼围上来，撕咬而尽，留下一架架白骨，成了唐蕃古道上的路标。

驶往共和县与兴海县的路上，他们不时停车，路两旁，仍旧有风化石骆驼骨和野牦牛头骨，横于地上，野茅、芨芨草和狼毒花从动物的眼睛长了出来，仰头望着天空。

天真蓝，那一刻，他仿佛听到阿尼玛卿和巴颜喀拉所发出的声响，惊天动地，那是唐蕃古道上的历史回声与绝响吧。

且看果洛笔记之二《阿尼玛卿的诱惑》。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已经有好几次了，他走到了青海湖边的倒淌河，却一次次地止步于此。一河冰泉向东流，倒淌河的水却向西流，最终还是滴入青海湖。湍急的泉声，如钟，如磬。他期冀，自己也像一个大唐的武士，跨上一匹神骏，风一般吹过，身后铁蹄如雨、如雷般响起，声震大荒。一路向南，往唐蕃古道打马而去。

然而好多次，他坐的车或转向海东，或转向海西，总与唐蕃古道走向花石峡至巴颜喀拉的这段驿路失之交臂。未能陆路走完唐蕃古道的全程，成了他最大的遗憾。尽管唐蕃古道中段、未段，即以玉树以南，向杂多，翻越唐古拉，入羌塘，到当雄和林周的驿道，他走过N趟了，唯独从倒淌河以南，陆路走完全程，成了他22趟青藏高原之旅的一个空白点。

在他的阅读记忆中，唐蕃古道永远激荡一种历史回声与绝响。《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唐蕃古道驿程的记载，于他，早已烂熟于心：鄯州(西宁)至赤岭(日月山)270里驿程，80里便是丹噶尔城，再往前便是石堡城，哥舒翰当年曾在此打仗，八次争夺、几度易手，尸体如山，引得李太白吟诗感叹，吐槽乎，嗟叹乎。那可是一条唐诗驿道啊。

那天清晨，他驱车果洛，出湟源、过赤岭，风从大荒吹来，掠过日月山，远眺倒淌河，一驿又一驿，在他的梦中惊醒。从振武经尉迟川90里至莫离驿，唐蕃古道的驿栈大非川、乌海一一在他的梦境中闪现。然，峭然于他心中的却是巴颜喀拉、阿尼玛卿两座神山，他曾从空中掠过，翼下，一览日照金山，可是从未近距离抚摸她的指尖。

30年的等待，22趟青藏之旅，他以为要补上这一课，将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唐蕃古道重新打通。

车过日月山，向前方，盛夏的阳光灿烂，清风中经幡风动、高蹈而舞。他知道日月山与月山的神脊，在古代中国，就是汉地与青藏之界，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一道分水岭。高原的风从大荒吹来，大唐遣吐蕃使臣马倒淌河，草原已远，湟源的油菜花在车窗后渐行渐远。金色的方块，划破青海大地，袅袅的炊烟入长空，一阵祥雨落下，滋润故乡、田畴、陌上。

那片金色的油菜花在他的车窗里渐渐远去，车过倒淌河镇，往前便是大唐将薛仁贵率兵打仗的切吉草原。那倒在切吉草原的大唐官兵英魂，眼睛向东，望着长安的朱雀门，姑苏的烟雨梨花，也许听到灵隐寺的钟声，



鄂陵湖风光

徐剑 摄

梨树院 随笔

马吉明《源远流长》

杨建平



阅读提示：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及社会因水而立，固水而兴。从上古至今，不同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众多文明的诞生、延续和弘扬，都和水利息息相关。

者用行云流水的散文笔法夹叙夹议，把水利历史文化写得荡气回肠。

书中从永定河写起，将黄河、淮河、大运河、济水、晋水、都江堰、郑国渠、秦渠、运渠、红旗渠、三门峡大坝、小浪底水利枢纽等融为一炉，以水利为主线，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走访为两翼，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因素，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水文历史画卷。

作者从朝代兴衰、军事胜败、政权稳定、百姓福祉等高度，观照水利工程和治水成效，对历史上知名的治水人物、治水理论、治水工程的成败得失一一评点，经验总结精准而有分寸，教揭示沉痛而有深度。

书中，常常会看到“写到此，我得写点感慨”的话，这往往是作者按捺不住的“兴叹”，且大都是精彩的肺腑之言。比如，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者写道：“我读三门峡水库的意义，读出的只是社会上的、公益上的，有巨大的防洪、防凌、供水等社会效益，即是众人纷纷诟病三门峡水库的今天，其防洪作用也无可替

一言 难忘

文学艺术的美育魅力

苏禾日

的课程表上；只有这样，古典文化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护。”

艺术和文学在赋予生命活力方面，并不只是起到了一种间接的作用，它还给予我们洞察力。世界的广阔性，远远超出了我们有着各种精妙的反应和情感的波动的肉体感官之所能及。洞察力是具备控制力和指导能力的先决条件。各民族之间的竞争，最终将取决于工场而不是战场，胜利将属于在利于生长的条件下工作、受过训练并精力充沛的主人。艺术——这是其中不可或缺、根本的条件。

——(英)怀特海

艺术教育，过去我们更多地把它理解为专业教育，是为了培养艺术家的教育。其实，文学艺术教育对于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在对1999—2000学年度与2009—2010学年度的艺术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时，做过一个有5万多本科毕业生参与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知识最有用？”回答的结果颇为耐人寻味。毕业1—5年的答案是“基本技能”，毕业6—10年的答案是“基本原理”，毕业11—15年的结论是“人际关系”，而毕业16年以上的则提出“艺术最有用”。艺术教育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赋予我们生命活力和洞察力的重要源泉。《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指出：“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那个人就不能说自己真正接受过教育。”文学艺术的素养是人的素养的重要内容，

而人的素养直接决定国家的凝聚力与竞争力。正因为如此，怀特海说：“文学和艺术在一个健康而组织有序的国家中，应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对经济生产带来的贡献，仅次于睡眠和吃饭。”他认为，学习文学艺术虽然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的重要途径，但是，让更多的学生学习文学艺术，是为了创造“作为健康生活的条件”，这是因为，“艺术之于人类社会——就像——阳光之于自然界”。教育中没有艺术，就像生活里没有阳光。艺术不仅是人的精神力量源泉，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指出，民族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受过包括艺术教育在内的良好素养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良好训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

纯粹的文学知识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如何学习这些知识。相关的事实不作为道。文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表达和拓展我们生活的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表达和拓展我们内心所存在的那个王国。因此，技术教育中涉及的文学方面应该致力于让学生享受文学带来的乐趣。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并不重要，他们从文学欣赏中感到乐趣才是至关重要的。

——(英)怀特海

文学是入学，属于每一个人。对于技术工人来说，文学也同样重要。当然，技术教育中的文学教育，不是像文学的专业教育那样，注重纯粹的文学知识，而是应该“致力于让学生享受文学

带来的乐趣”。怀特海认为，学生们从文学中学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从文学欣赏中感到乐趣。他严肃批评了当时的学校只注重文学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享受文学的乐趣的现象：“学校的孩子们需要应付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考试，他们从文学欣赏中获得的乐趣受到了某种损害。”他甚至愤怒地表示，“应该起诉这些大学犯有谋杀灵魂之罪”。怀特海表示，人的智力享受主要包括创造的享受和休闲的享受两种形式，而文学恰恰能够带给我们这两种形式的享受。从创造性来说，“文学欣赏确实是一种创造。那些写下的美丽词句，它的音乐感，它引发的联想，都不过是刺激因素。它们所唤起的图景，好像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除了我们自己，任何人、任何天才都不能使我们的生活生动活泼起来”。从休闲性来说，文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种休闲，“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在其工作时间某些方面往往受到抑制，而文学，能够使那些受到抑制的方面就得以放松”。所以，对于技术教育来说，文学的阅读也是不可或缺的。

慢阅读

